

作家劇叢之二

祁州風

洪謨·潘子農合著

作家書屋刊行

潘子農
洪謨

·
裙

帶

(三幕喜劇)

裙帶風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四版

著 作 人 洪 謨：潘 子 農

發 行 人 姚 蓬 子

發 行 所 作 家 書 屋

上海中正中路六一〇號

特約發行所 聯 營 書 店

漢口 重慶 成都

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店

定 價 元

有 著 作 權 · 不 准 翻 印

序「裙帶風」

潘子農

今年暮春三月，我懷着一腔啼笑皆非的心情，從蜀中歸來。其時這一度沐浴於勝利光彩中的江南故土，又見醜類跳樑，到處儘是隆冬的肅殺景象。再看看我自己職業範圍的小天地裏，政治陰霾與社會經濟的奔潰，不僅縮減了我們話劇觀眾的數量，同時也影響了質；在另一面，劇作家們窒息於寒重霜嚴的低氣壓下，擱筆呻吟，真不知道該寫些什麼纔好？於是「舊座不佳」與「劇本荒」交織成中國話劇運動空前未有的低潮，許多職業劇團相繼陷落於風雨飄搖之境。

我茫然了；原來啼笑皆非的心情，到此已轉成難於抑制的憤怒。我開始覺得我們這一輩的人，至少有八年的心血是白廢了；今後的一切都得重新做起！

「上海劇藝社」是苦鬥於淪陷期間的孤島上的職業劇團之一，「慘勝」後復經全體同人協力支持，以迄於今。毋須諱言的，這個具有光輝歷史的組織，目前也在風雨飄搖之中。可是爲了持續劇運，更爲了企求一個春天的到來，我們必須羣策羣力，以「赤膊上陣」的決心，共同來守住這塊「最後的陣地」。就在這樣一個動機下，我願以「螳臂當車」的愚忱，繼洪深兄導演「草莽英雄」之後，試爲「上劇」排演一齣戲。

承于伶、朱端鈞兩兄不棄，事情是在半個月以前就商妥的；但當時原則雖定，劇本卻尙無着落。數日後，「上劇」同人洪謨先生，偶然談到他曾讀過的一齣英國喜劇，內容描繪，頗有近似現今中國官僚政治中走內線，利用裙帶關係這一套醜惡作風。他本人原有改編之意，而在座的朋友聽他概略地敘述一過，也覺得這樣的題材，對現實不無針砭，對劇社又可應一時之急，便一致慫恿他趕快着手。其時預計這一新節目的上演日期，已經十分迫切，洪謨先生覺得倘欲他個兼任移譯與改寫的工作，恐怕是來不及的，至多祇能由他一邊移譯，一邊略參己見而成初稿，然後

逐幕交給另一個人去改寫，同時進行排演。爲了爭取時間，大家也認爲非突擊一番不可。至於改寫這一任務，原定由于伶，端鈞和我三人集體合作，不料工作剛開始，他們兩位一忙一病，結果卻完全落在我一個人身上了。

比較起現在這個改寫的劇本來，原作顯然要樸素洗鍊得多了。首先是人物關係與情節安排的簡潔；全劇本來祇用七個角色，甚少節外生枝的發展。其次是無論在刻劃性格與敘寫對話的手法上，都用非常含蓄的輕描淡寫，竭力避免露骨的筆觸。還有更重要的殊異是原作者承襲英國喜劇的傳統作風，對劇中人物保留批判態度，祇求觀衆摸索於「會心微笑」的意境之中。假使我個人欣賞的興趣而言，我當然喜歡原作，再我以導演的立場而言，也覺得唯其是如此輕描淡寫的喜劇，處理起來更有容我迴旋的餘裕。然而誰都承認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是特別缺少英國式的幽默感的，而身處目前環境的話劇觀衆，偏又嗜辣愛甜，彷彿已經養成了濃厚的口胃，對於這樣「皮裏陽秋」的作風，勢必有「隔靴搔癢」之感。我們的演出誠然應該意識着提高觀衆的欣賞水準，但也不應該漠視實際而摒拒觀衆於千里之外！再如對劇

中人物不加批判這一層，也許是喜劇理論上存在的一種形式，可是此時此地，我們在劇本裏向觀衆適當限度地指明黑白，辨別憎愛，實在也有其必要性的。難道我們必須拘泥陳舊的藝術形式，竟拋開了演劇的社會意義這一面嗎？

以上所述的一些意見，是在洪謨先生譯完原作第一幕後，劇社邀請幾位劇作家來商討改寫計劃之時，共同決定的。而我之所以在這改寫本中增加人物（如馬太太與安氏弟兄），發展旁枝（如馬力行夫婦之糾紛，陳白琪與鄧太太之鬥爭）甚至變動原作三分之二，逐句改寫對話，強調了性格的刻劃等等，全是遵循着這一原則。尤其在最後不讓水產專家陳建南接受南屏島特派員職務那一點，正是我所堅持的對劇中人物應有的批判態度。也許這樣面目全非的改寫，將與洪謨先生原來的改編計劃大相懸殊？因此，當這個劇本公演時，廣告上祇用了洪先生一人編劇的名義，我心裏異樣地不安了。此番付梓，特將我的名字同列；說我和洪先生合作改寫了原劇倘有登龍附驥之嫌，則說我改編了洪先生的譯作當無不可吧？總之，目的祇有一個，表示對這改寫的演出台本負責，求我心之所安而已。

說到這次的導演工作，我是一邊改寫劇本，一邊同時進行排演，前後僅九日，草率粗陋，汗顏之至。如果演出上還有若干成就，必須歸功於體念「上劇」處境艱難，刻苦努力的演員諸君。茲謹錄全劇 Cast 於此，以誌感謝！

陳建南——馮 喆先生

陳白琪——蔣天流女士

馬力行——鄭 敏先生

馬太太——戴 耘女士

鄧 同——白 穆先生

鄧太太——上官雲珠女士

安天成——洪 鶯先生

安天功——朱仲生先生

大 玉——梅邨·淑雲兩女士

秦 發——馬克勤先生

至
6

三十五年除夕深夜，序「裙帶風」劇本如上。時寒風凜冽，春訊尙遲遲未

裙帶風 (三幕喜劇)

人物：

陳建南——水產專家，自國外學成歸來後，曾在鄰近華南之南屏島居留七年，專事研究開發該島水產，著書立說，頗有心得。現年三十五六歲，爲人忠厚篤實，事業心甚重，但畢竟因爲是專家，對現實社會不免有些漠視，在一般人看來，就覺得有點近於迂腐了。

陳白琪——建南的妻子，是一位熱愛丈夫，同時也關心竭力想幫助丈夫完成理想事業的好太太。聰敏美麗，活潑精幹，不過女人總是比較「現實主義」的；唯其要把握現實，有時她就喜歡買弄聰敏，利用現實的罅隙來抄近路。

這是她和丈夫的人生觀僅有的距離之點。

馬力行——建南在大學時代的同學，原習工科，後來轉入政途，成爲一個穿透官場內幕，吹拍逢迎，面面俱到的新官僚。現任專司開發華南的某委員會的祕書，夤緣裙帶關係，頗得長官之寵信。

馬太太——智識水準不高，潑辣橫蠻，而又自作聰敏，多少帶點神經質的婦女。她的杜漸防微政策，自然很使馬祕書頭痛；是冤家，也是一筆永遠償不清的孽債。

鄧同——開發華南的某委員會的主任委員。處今之世，能充任這樣一個「肥缺」的人，當然是有點「路子」的脚色。庸碌也許正是他的政治資本，但利之所在，還是眼明手快的，對於某些事情的不太計較，那是假作癡聾而已。寡人有疾，一遇美色當前，就連已成習慣的官架子，彷彿就會冰銷瓦解似的。

鄧太太——照年齡推算，她不像是鄧同的原配，大概是由側室扶正的。年青美貌，特寵弄權，在鄧主任委員左右，撒下了裙帶羅網，頗有內外一把抓的野

心。因爲年青了一點，在丈夫終日奔走於功名利祿，疏忽了家庭溫暖的情勢下，不免時興心靈寂寞之感，於是她和馬祕書之間的關係，就此「特殊化」起來了。

安天成——鄧太太的胞兄，照鄧公館裏的稱呼是「安二爺」。年在四五十歲之間，酸腐學究，見聞不廣，過去曾在縣政府裏當過幾年文書，還當過海貨行的賬房，如今依靠妹妹的裙帶，也準備弄個獨當一面的差使，過過官癮。

安天功——鄧太太的胞弟，所謂「安四爺」者是也。年在三十左右，現任鄧主任委員「衙門」裏的會計主任。在此中混了幾年，自較乃兄開明些，但庸俗的市儈氣味，仍未脫盡。

大玉——以前是鄧家的女傭，現在陳家工作。

秦發——鄧家的男當差。

時間：

當然是現代，但也無須規定那年那月；反正是這羣人，這件事可能存在，必然存在的那麼一個時代。

地點：

隨便你在中國地圖上找一個有洋樓，有汽車，有酒，有黃金，有女人的都市；祇要是這羣人喜歡居留的地方。

第一幕

陳家的起坐間，也算主人的書房。室內佈置精巧，收拾得很乾淨，處處顯示着是經過主婦悉心規劃一番的。但在某一部份卻又充份代表了主人的學術興趣；譬如牆壁上懸掛的除了字畫之外，間雜着幾幅彩色的水產標本圖，書桌上一隻相當大的魚缸裏，浮泳其中的不是金魚，而是熱帶魚和其他奇形怪狀的水產之類。外通廚房和後門。右壁書櫥之側，有門通臥室。左壁前方一門，可通天井，那裏又是主人飼養各種水產的世界了。

幕啓時，主人陳建南手裏拿着水銀柱，匆匆自天井裏進來，到書桌面前，用水銀柱去測量魚缸裏水的溫度，然後用筆記錄下來，作思索狀。女僕大玉持晚報上。

陳建南（以下簡稱南）（接過晚報，急忙披閱，忽又發問）太太呢？

大玉（以下簡稱玉）在廚房裏給您煮咖啡，要請她來嗎？

南不用啦！

〔玉下，南持報坐到沙發裏，像要找尋什麼消息似的，翻來翻去看了陣，仍無所得。廢然放下報紙，起身來回踱步，頻吸烟斗。陳白琪捧着咖啡進來，見狀嫣然一笑。〕

陳白琪（以下簡稱琪）（放下盤子，一壁倒咖啡，一壁說）又在想這樁事情啦？（遞一杯咖啡過去）越想越興舊了，是不是？

南（接過咖啡，向她一笑）多少有一點兒。

琪（自己也喝了咖啡）建南，神經別那麼緊張，早晚總會有消息的！

南也許是個壞消息。

琪怎麼？（檢起報紙）報上已經有了嗎？

南沒有！沒有！

琪 你有沒有看過第一版政府任命的新聞？

南 這又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差使，就是發表了，報紙上也不一定登出來。

琪 你今天上午出去，遇見了馬力行沒有？

南 在路上一幌，他坐在車上。

琪 你問了他沒有？

南 他很忙似的，車上還有別人！

琪 瞧你這個人，既然託了他，就該常常去纏着他，他是祕書，總有幾分把握！你爲什麼不打個電話問問？

南 現在就打？

琪 當然咯！

南 我想要是有什麼消息，他總會通知我的。

琪 你這人真是……（放下報，拿起電話）我來打！

南（躊躇）我不願意讓人家覺得麻煩……

琪 這有什麼關係，你們是老同學，老朋友……

南 我知道，可是儘那麼死纏着他，老朋友也會……

琪 哎唷，別那麼拘謹，託人謀事，不纏着他怎麼成？電話是一〇九四一，是不是？（撥電話）來，你接着。

南 （無可奈何地）好，好！（接電話）喂，請接祕書室！

琪 你問他南屏島的特派員究竟內定了沒有？

南 喂，馬祕書嗎？……什麼……他出去啦！

琪 （深怕南就此掛斷電話）往下問啊！問他到那裏去了？什麼時候回來？……

南 （照太太的話說）他到那裏去了？噢，開會……什麼時候可以回來？……不知道嗎？

琪 請問接電話的貴姓，告訴接電話的人，你是誰，說啊，快些說！

南 請問貴姓？……噢，王先生，我姓陳，陳建南……噢，他到劉委員家裏去了嗎？……那就算了，回頭我再打電話給他吧！謝謝，再會！（掛斷電話，向太太做個不得要領的手勢。又來回地踱步。）